

“沉浸式”观演中符号意义的“来与回”

——以实验剧场作品《NIGHT SHIFT (2)》为例

薛世琳

(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00)

【摘要】本文将剧场作品《Night Shift (2)》的“沉浸式”观演形式视为符号媒介,思考符号学中个人化的认知活动、心灵活动、一切有关意义的活动,进一步探讨符号意义存在于各形式下的解释力量。追问作品更多可能性的同时,也是追问符号与接受者之间“来与回”的衍义过程。

【关键词】沉浸式; 符号意义; 符号传达; 符号解释

【DOI】10.12252/j.issn.2096-6288.2021.03.1717

《Night Shift (2)》是一个文本与肢体相结合的“沉浸式”剧场作品:基于对完整的剧本构作与解读之上,建筑以肢体运动带来的可阅读性、思考性。也就是说,演员在表演中既要戏剧性的表演和即兴,又要兼顾台词与肢体的运动。作品同时又融入了多种艺术元素进行创作,例如:舞蹈、现代舞、装置、声音等,在观演关系上也有了新的动态感即“沉浸式”观演。

沉浸式戏剧(Immersive Theatre)的概念最早源自英国,它是介于观众、空间、演员、作品四者之间多维度、自主性、动态性的全新观演方式。观众更为自由地在表演空间中观看作品,或近距离追随演员所传递的微妙内容,或身临全境感受剧情推进。根据观剧视角的不同,剧情与演员的肢体表达等也呈现出相应的不同,形成演员与观众互动式体验中无数的符号意图的发送与传达。

符号——“人的精神,人的社会,整个人类世界,浸泡在一种很少有人感觉到其存在却没有一刻能摆脱的东西里,这种东西叫符号。”^[1]因此,人对万物的接收与表达离不开对符号的探索。笔者把对符号的研究放置于艺术作品中,试图从更小的范围探寻符号与艺术之间相互交叉、借鉴之力量。延伸作品意义的同时完成对符号化的进一步解释。

一、“沉浸式”——符号化过程的门槛与媒介

剧中有一画面:泰晤士河救援站的两名救生员每天上夜班,只要发现有人落水,他们总能及时施救,化险为夷。天黑到天亮...天亮到天黑...竭尽全力,挽救生命。后来,他们逐渐发现,大多数掉进河里的人都是执意要死的人。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的工作,甚至怀疑人生——为何要对不想被救的人施以援手?此时,两位演员赤裸上身,全身僵硬般双膝跪坐,四目相对,唯有右手缓慢抬起,一直重复似与对方做碰杯状后又做将杯中物倒掉的动作。不少观众在看完作品后表示对这一幕印象颇深,观众给出的解释也不尽相同——有人理解为是“茶歇间的拷问”;有的则认为“其表面上是一种类似喝茶的动作,实则是一次‘理想’与‘现实’的对弈”;还有的观众在近距离下观察到演员的神态后又有了新的思考,“仿佛看到生命中无限、麻木又重复的情绪”.....正是由于“沉浸式”不同以往的观剧方式,让观众贴近作品、靠近演员,台词像是在观众耳边诉说,是在体验一部作品,也是在感受不一样的人生。种种对符号不同的感受和解释离不开这种近距离的“传递”——“沉浸式”的观剧方式。它作为承载发送者——符号意图——接受者这一过程的媒介,相较于传统戏剧的观演方式,打破了空间的局限,使观众“陷入”作品中,更加直接地带领观众踏入符号化的门槛,接受符号信息、意图,并引导接受者对感知进行意义解释,主动思考符号意图,形成更具自主性的观念,

从而更好地完成整个符号化的过程。

更有意思的是,符号与符号之间又是具有无限衍义的“延展动态”的。在整个作品中,从剧本的立意到导演的编排,再到演员的表演,每一个瞬间都可以看成是一个或者多个符号意图不断被发送者发出:第一发送者是剧本所给出的信息量;第二发送者是接受了剧本所给出的符号意图而后进行创作的导演;第三发送者是演员在接受了导演所发出的符号意图后进行的表演。

所以,感知只是符号定义的一半。一个意义应当包括发出(表达)与接收(解释)两个基本环节,而这两个环节都必须用符号才能完成。当一个符号在被接收并得到解释的时候,必定会被另一个符号所代之。艾柯指出解释的循环:“被证明的东西成为证明的前提。”“因此,解释就是另一个符号过程的起端,它只能暂时搁置前一个符号过程,而不可能终结意义延展本身。”^[1]

二、思问“沉浸式”表演的“求真”

常言,诗可以“兴观群怨”或“多识鸟兽鱼虫之名”,符号的意义在于接收者如何解释。倘若大胆思问,发送者发出的“意义”必定具有“真实性”吗?不具有“真实性”的“意义”应该被接受者如何解释?具有“真实性”的“意义”接受者一定要接受吗?笔者认为,符号在艺术这个虚构的传达场合中,可能很难做到“有一说一”。一场戏剧本就是一场表演,那么“诚意”和“撒谎”之间就有非常宽的灰色地带。尽管“沉浸式”的观演方式已经打破传统的观剧距离,尽可能地将观众带入剧中,增加观众的参与感,但依然无法控制或摆脱编剧、导演、演员所传达的不确定性的符号文本,更不可控制接收者“接受”与“不接受”的态度。

因此,艺术很难成为一个真实的符号表意,它是一个“大家均知其假而一同暂且当真”的作伪表演。悖论的是,虽然框架是一个虚构的世界,这个世界里却不仅可以,而且必须镶嵌着一个可信的正解表意模式,即“诚信意图→可信文本→愿意接受”。^[1]

结语

本文将“沉浸式”的观演方式与符号学的知识联结思考,正是因为二者殊途同归的关注点——“意义”与“感知”。这是戏剧所想带给人类世界的思考,也是符号学在理清人类表达与认识意义的方式上做出的杰出贡献。跨学科思维帮助我们反观与重构着对当下艺术的探索,是对“他者”的思考也是对“自我”的延伸。

参考文献

[1]赵毅衡符号学:原理与推演[D].南京大学出版社,2016.1